

漢

書

疏

證

漢書疏證卷二

惠帝紀第二

中郎不滿一歲一級外郎不滿二歲賜錢萬張晏
曰不滿一歲謂不滿四歲之一歲作郎三歲也
不滿二歲謂不滿六歲之二歲作郎四歲也師

古曰沈說非也直謂作

劉攽曰此賜爵之差中郎二歲乃當一級今

不滿一歲亦一級恩優之也又散郎三歲當

賜一級今斷不滿二歲賜錢萬則滿二歲亦

賜一級矣

視作序上者將軍四十金

鄭氏曰四十金四十斤金也晉灼曰近上

二千石賜錢二萬此言四十金實金也下凡言
與之金萬師古曰黃者一金與萬錢也皆
與之金萬師古曰黃者一金與萬錢也皆

劉歆曰予謂諸書言若干金則一金萬錢至

於賜金若干斤則盡金也

減田租復十五稅一

鄧展曰漢家初十五稅一
儉於周十稅一也中間廢

今復之也

宋祁曰注文今復之也當作今復復之也

尊公主為太后

刊誤曰顏說非也悼惠公主兄弟耳雖欲詣
呂后而以母事之於理安乎蓋齊內史本詣

呂后欲尊公主以漸王張氏故勸王割郡就
益魯色而更號魯元公主為魯元太后也太
后之號雖更魯元之稱不除豈閔為齊王母
乎又張偃以母為太后故封魯王太后非齊
益明也 愚按齊悼惠王傳孝惠二年入朝
帝與齊王燕飲太后前置齊王上坐如家人
禮太后怒齊王憂自以為不得脫長安獻城
陽郡以尊公主為王太后太后之怒以齊王
位在帝上也齊王解之不得則姑以尊魯元
公主為太后以解之蓋厚自卑抑之意且惠

帝娶張敖女於魯元親姊也而為子壻則魯王之尊為太后不亦宜乎又張耳以高帝八年廢張偃以呂后六年封常山之國既失魯王之號未如公主必不樂從擁此太后虛號明矣顏說不可非

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應劭曰國踐令國中女子年十七不嫁者父母有罪欲人
民繁息也漢律人出一算罪謫之也孟
妻奴婢倍笑今使五算罪謫之也孟
康曰或云復之也師古曰應說是
劉攽曰予謂女子五算亦不類謫之自十五
至三十為五等每等加一算也

長安城成

史記索隱曰漢宮闕疏四年築東西五年築
北面三輔舊事云城形似北斗也 續漢書
鄆國志注曰漢舊儀曰長安城方亦十三里
絳緯各長十五里十三城門九百七十三項
城中皆屬長安令卒氏三秦記曰長安地皆
黑壤城中今赤如火堅如石父老所傳盡鑿
龍首山為城 御道元水經注曰長安城漢
惠帝元年築六年成即咸陽也秦離宮無城
故城之王莽更名常安十二門東出北頭第

一門本名宣平門王莽更名春王門正月亭
亦曰東城門其郭門亦曰東都門即蓬萌桂
冠處也第二門本名清明門一曰凱門王莽
更曰宣德門布恩亭內有籍田倉亦曰藉田
門第三門本名霸城門王莽更名仁壽門無
疆亭民見門色青又名青城門或曰青綺門
亦曰青門門外舊出佳瓜昔廣陵人邵平為
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種瓜此門瓜美故世
謂之東陵瓜南出東頭第一門本名覆盎門
王莽更名永清門長茂亭其南有下杜城廐

勃曰故杜陵之下聚落也故曰下杜門又曰
端門北對長樂宮第二門本名安門亦曰馬
路門王莽更名光禮門顯樂亭即西安亭北
對未央宮第三門本名平門王莽更名信平
門城正亭西出南頭第一門本名章門王莽
更名萬秋門億年亭亦曰光畢門也又曰便
門第二門本名直門王莽更名直道門端路
亭故龍樓門也張晏曰門樓有銅龍三輪黃
圖曰長安西出第二門即此門也第三門本
名西城門亦曰雍門王莽更名章義門著詎

亭其水北入有函里氏名曰函里門又曰光
門亦曰突門北出西頭第一門本名橫門王
莽更名霸都門左幽亭如淳曰音光故曰光
門其外郭有都門有棘門徐廣曰棘門在渭
北孟康曰在長安北秦時宮門也如淳曰三
輔黃圖曰棘門在橫門外按漢書徐厲軍於
此備白奴又有通門亥門也其第二門本名
洛門又曰朝門王莽更名建子門廣世亭一
曰高門蘇林曰高門長安城北門也一曰厨
門其內有長安厨官在事故城曰厨門也如

淳曰今名廣門也第三門本名杜門亦曰利
城門王莽更名進和門臨水亭其水有客舍
故名曰客舍門又曰洛門也杜佑通典曰
今城西北古城是也括地志長安故城在雍
州長安縣西北三十里漢之舊都本秦離宮
長安故咸陽也

發車騎材官詣滎陽太尉灌嬰將

刊誤補遺曰按史記本傳嬰自擊黥布歸以
列侯事孝惠呂后其後呂祿聞齊王舉兵乃
遣嬰為大將往擊之嬰行至滎陽乃謀屯兵

傳中所載止此一事乃知嬰屯兵滎陽寔以
呂后八年史記漢書於高惠紀各書之蓋重
出也文紀詔曰前產祿擅遣將軍灌嬰擊齊
則嬰此時未為太尉太尉自是周勃孝文立
勃為丞相乃以嬰為勃代而惠紀乃書嬰為
太尉又誤也

帝崩于未央宮

臣瓚曰帝年十七即位
即位七年壽二十四

憲按史記注引皇甫謐曰帝以秦始皇三十

七年生崩時年二十三

九月辛丑漢安陵

斯古曰三輔黃圖
云長陵五里

宋祁曰長陵五里一作十里 水經注曰陵
北有安陵縣故城 元和郡縣志曰安陵在
咸陽東北二十里

七年正月辛丑朔日有蝕之夏五月丁卯日有
蝕之既

齊召南曰按春秋魯襄公二十一年及二十
四年皆頻月日食自此以來前有高帝三年
之十月十一月及惠帝此年頻食凡三見矣
孔穎達疏春秋謂頻月日食理必不然疑為
轉寫失誤然則高惠文三紀亦轉寫失誤乎

五行志確指所在之星所應之事不可執今
而殺古也

高后紀第三

史通曰劉執思商權漢史雅重班才唯譏其
本紀不列少帝而輒編高后安私非劉氏而
竊眷漢宮時天下無主呂宗外割故借其歲
月寄以編年而野雜行事自身外戚譬夫成
為孺子史刊攝政之年屬亡流彘曆紀共和
之日而周召二公各世家有傳班氏式遵曩
例殊合事宜

高皇后呂氏

刊誤補遺曰古者男子稱氏稱名婦人稱姓
舜之姓姚四岳稱有嫫在下曰虞舜至虞思
之女歸於舜傳則曰二姚齊之姓姜書稱俾
爰齊侯呂伋至太公之女歸於周傳則曰邑
姜春秋所書無一不然於卿大夫書爵書名
書氏宰渠伯糾公子益師之類是也於內女
外女則必書姓或系以字或系以謚或系以
父國或系以夫氏如故姬成風紀季姜蕩伯
姬之類是也陸淳曰古者一字不成文辭皆

以氏字配之姜氏子氏似氏配姓也高后紀
書氏而不書姓以春秋之法繩之其失昭矣
惠帝即位尊呂后為太后

朱子文曰呂后二字可去當曰惠帝即位尊
為太后

立孝惠後宮子強為淮陽王不疑為恒山王弘
為襄城侯朝為軹侯武為壺關侯

愚按外戚恩澤侯表有襄城侯義軹侯朝壺
關侯武昌平侯大皆云以孝惠子侯

以梁王呂產為相國趙王祿為上將軍立營陵

侯劉澤為琅邪王

劉攽曰呂后外戚傳惠帝崩呂后泣不下陳
平用張辟彊計請以呂台呂產為將將兵居
南北軍又云復殺高祖子趙幽王共王燕王
遊立諸呂為王又云病用以祿為上將軍居
北軍梁王產為相國居南軍又劉澤傳澤王
與呂氏同時而此紀太后臨朝便封王諸呂
七年但說祿產將南北軍參校前後知此之
誤也 又曰高帝十年戚繼為中尉孝惠五
年年事見百官表然不載繼繼者為何人至

孝文十四年始有中尉周舍中間二十餘年
闕而不書仁傑按呂后常戒產祿據兵衛宮
毋為人所制其積慮如此自鯤之卒殺后已
用其黨陰總兵柄矣後因丞相言遂用呂后
居北軍而中尉之兵歸呂氏孝惠元年以劉
澤為衛尉澤因呂黨至后之七年以澤為瑯
邪王太史公謂太后王諸呂恐後劉將軍為
害廼王澤以慰其心非也衛尉寔主南軍后
以為澤雖娶穎女妻是劉氏宗親終不為已
用故外示尊寵裂地而王之其實自欲用諸

呂持節尉共職耳未幾果令產居南單蓋自
威烈之卒劉澤之王衛尉中尉不復授人雖
長樂衛尉亦用呂更始為之而中外兵柄皆
為呂氏有矣

引侯幸得賜餐錢奉邑

宋祁曰江南本文類注文邑中字上有所食
字莫錢莫故作筭景祐刊誤謂筭非租稅當
改為莫錢又韋昭注文稅租字上有或曰字
南粵王尉佗自稱南武帝韋昭曰生以武為號
說非也成湯曰吾武甚因自號武王佗
言武帝亦猶是耳何謂其不稽古乎

劉攽曰顏雖引成湯之言然未知湯果自號
武王乎聖人者入與之名耳詩謂湯為武王
則亦猶書謂文王為寧王耳豈自稱之哉史
記之言未可信也

行五分錢

宋祁曰分字別本作銖非是武帝時始造五
銖錢

以梁王呂產為相國趙王祿為上將軍立營陵
侯劉澤為琅邪王

劉攽曰呂后外戚得惠帝崩呂后泣不下陳

平用張辟彊計請以呂祿呂產為將將兵居
南北軍又云復殺高祖子趙幽王共王燕王
遂立諸呂為王又云病因以祿為上將軍居
北軍梁王產為相國居南軍又劉澤傳澤王
與呂氏同時而此紀太后臨朝便封王諸呂
七年但記祿產將南北軍春校前後知此之
誤也

計捕豫

師古曰爾雅曰
捕如譽譽音几

愚按今本爾雅譽作鹿

平陽侯密行御史大夫事

劉攽曰按表及周昌傳高后四年密為御史大夫誅諸呂後免則非行也疑此紀誤

馳告丞相平太尉勃

宋初曰馳部本作以

褒平侯紀通尚符節

張晏曰紀通信子也晉灼曰紀通信子也晉灼

臣表云紀通紀成之子以成死

事故封侯師古曰晉說是也

劉攽曰高祖以善用人得天下豈宜忘紀信

之功疑成者即信之一名齊名南曰劉攽

疑紀成即紀信之一名然功臣表明云成戰

好時死事按好時之戰即漢元年五月襲雍

與章平戰也外此無戰好時事矣若成即信
當云滎陽詐楚死事不當云戰好時死事也
時以父死事封其子者二一紀通一高景侯
周成以父苛守滎陽罵項籍死事也一高梁
侯鄭亦以父食其說齊王死事也漢高祖于
功臣最重忠節紀信之烈過于三人豈剖符
時竟不念及當由信無妻子可封耳今信有
子當如紀通周成鄭亦之例即無子而有妻
亦當知奚涓母侯疵之例而信皆無之所以
與樅公俱無爵號也紀信與紀成或是兄弟

刑不可知若云信即是或則非也沛公會鴻
門時紀成與樊噲靳彊滕公並步從間道走
軍明見於紀宣即將軍紀信耶晉灼及師古
說不可易也

急歸將軍印辭去

宋初曰南本作歸印綬去

為呂氏右袒為劉氏左袒軍皆左袒

困學紀聞曰按儀禮鄉射疏云凡事無問吉
凶皆袒左是以士喪禮及大射皆袒左唯有
受刑袒右故覲禮乃云右袒注云刑宜施於

右是也以此攷之固勅謀呂氏之計已定為
呂氏者有刑故以右袒今之非以覘人心之
從違也

日補時

宋初曰越本邵本並無日字

勃遂將北軍然尚有南軍

刊誤補遺曰漢南北軍雖號為兩軍相表裏
其實南軍非北軍比也高帝發中尉卒三萬
人王溫舒為中尉請覆中尉卒得數萬人北
軍尺籍亦云盜矣至若蓋寬饒為掾司馬衛

卒之數不過數千人而已故漢之共制常以
北軍為重周勃一入北軍而呂產呂更始輩
束手就戮戾太子不得北軍之助而卒敗於
丞相之兵兩軍之勢大略可觀矣呂后初從
大臣之請用呂台居北軍而南軍則用劉澤
如故澤妻后女弟呂嬃女也后意以兩軍惟
北軍為重既得其柄矣南軍又呂嬃子奢居
之宜無足患至七年乃復長慮却預使澤之
國而以南軍付呂產史記於后八年載后病
周乃以呂祿居北軍非也呂台卒於后之二

年祿蓋代台者則其居北軍非始於后病自

之日

今平陽侯告衛尉毋內相國祿殿門

刊誤補遺曰按未央衛尉寺蓋在宮內庶既不
能入殿門則宮內之兵無容窺召矣遂為
朱虛侯所誅按百官表自劉渾既王之後不
載衛尉姓名文帝二年始有衛尉兄而不書
姓史記高紀有酈兄疑衛尉兄即酈寄也當
渾之既去兄之未授也衛尉缺不書不知平
陽侯所告衛尉為何人以功臣表考之則開

殿門止產者劉揭也揭時為典客竟平徵使
之兼行衛尉事以拒呂產孟勃之將北軍大
勢既定故揭得以舉其職而南軍惟揭之聽
向使祿未得解印產方主兵于中是烏能止
其入殿門也哉

所患獨產今已誅天下定矣

若氏曰大抵南北軍之制在漢志為甚略與
所攷證然襍見於紀傳表志者亦可參攷其
一二其大要則無出于高后八年之紀也攷
之高后紀則見仁輝之權勢內外足以相制

表裏足以相應高帝之法可謂規摹宏遠矣
漢初定天下京師之屯唯此二軍諸身本根
所系甚重故高祖於衛尉中尉之任皆不輕
授而必付之鄴商周昌高十一年百官表書
衛尉王氏中尉戚鯤王氏 失其名而蕭何
傳載王衛尉之諫高帝械繫何也其面折廷
爭有似王陵或者其陵欵鯤者毋乃戚夫人
之族屬也欵高帝鍾愛趙王承周昌使相之
及莫年則以戚氏本兵得非陰為保護趙王
之計而王陵固高帝付以託孤之任者故以

之主兵耶惠帝初年呂氏固已綱國政劉澤
呂氏之戚屬也實為為尉而表于中尉缺焉
高后七年澤既為王之國終呂后之世二官
及郎中令皆不以除人將以兵權分屬於呂
祿呂產而長樂衛尉亦屬之呂更始革兵權
盡歸呂氏矣史稱太后病困以趙王祿為上
將軍居北軍梁王產為相國居南軍且戒之
云我即崩必據兵衛宮謹無送喪為人所制
故史稱上將軍祿相國產綱兵秉政齊王傳
云居長安中聚兵以威大臣良有以也陳平

周勃誅謀呂氏，太尉勃故入北軍，乃令勃通持節矯內之。又令酈寄劉揭說祿解將印，而以兵授太尉勃。勃既將北軍，而尚有南軍。衛尉居宮中，寔顯南軍之權。故令平陽侯告之，使毋由呂產。殿門按表，高后七年，劉澤為王。衛尉不以除人，不知平陽侯所告者何人哉。產既顯軍，其權不在衛尉，審矣。恐未易以一言言之，故而能使之抗平日所尊事之相國也。又按表文二年，始書衛尉足，而文帝詔封功臣，則云衛尉足等十人矣。愚謂平勃區處南

軍宜無異于北軍而平陽侯所告之人得非
衛尉足也耶豈平勃欲誅呂氏始陰足為衛
尉以奪南軍故平陽侯得以告之而史策省
文不詳載尔又不然則勃既將北軍其勢已
足以制南軍故今平陽侯告衛尉然南軍未
附勢未可知衛尉守殿門相國雖不得入而
猶得褒回往來於殿庭之次是南軍猶縱其
入未有出力奮發而誅之者若衛尉於是時
不能以抗相國則南軍將何如也又安知其
不有起而應之者蓋彼皆素所服屬者也異

時陳蕃之舉是矣平陽侯既馳告太尉而尚
恐不勝未敢誦言誅之乃謂朱虓侯劉璋急
入宮樹帝章從勅調卒千入入未央宮掖門
見產廷中會天大風從官亂莫有闕者遂得
殺之于郎中府吏舍又馳斬長樂衛尉呂更
始還入北軍殺太尉勅至于起而相賀曰所
患猶產今已誅天下定矣蓋南軍尚存不能
為太尉勅之憂而呂產在宮中勅深慮其不
勝必衛尉應於內而後足以克敵於此足以
見南軍之可以制北軍南軍雖存而太尉得

以告衛尉而奪之權誅產之功竟以北軍而
清宮掖是又足以見北軍之可制南軍也夫
北軍討之於外南軍應之於內表裏相濟於
此可驗然是時誅呂氏北軍之功居多而南
軍無大功故文帝褒賞功臣如紀通劉歙等
皆封列侯已侯者益封至二三千戶而衛尉
足等僅四百戶或者以其功為劣然當是之
時勅雖以南北軍成誅呂女劉之功及文帝
自代即入未央宮夜拜宋昌為衛將軍領北
軍則勅已不與西軍之政其後除右丞相亦

旋歸政柄蓋前日之以北軍制南軍者將一時之權宜而已南北軍本以相制而文帝以宋昌兼領失本意矣然出於倉卒周防之謀故隨即罷衛將軍仍以其兵分屬焉是雖出於一時權宜而於南北軍之制初未嘗有所更易此漢初兵制之善者也其後武帝內增七校以北翼衛之勢又恐北軍偏重則置期門羽林典夫城門之兵兵籍紛紛而南北軍之制隳矣

大臣相與陰謀以為少帝及三弟為王者皆非

孝惠子復共誅之

愚按紀首稱皇后無子取後宮美人子名之以為太子既云後宮美人子然則亦惠帝子也此何以云少帝及三弟為王者皆非孝惠子蓋孝惠子在文帝馬得入立以為非孝惠子此其所以為大臣之陰謀也班氏史筆嚴矣

文帝紀第四

習學記言曰漢文除肉刑短喪賜民租除田租皆以其予民者行之不為勉強更有以上

事亦可行惜乎輔之者無其人也班氏父子
雖倚據其善然亦止能言其儉及近裏做事
蓋其所知者如此而已 容齋三筆曰史記
律書云高祖厭苦軍事偃武休息孝文即位
將軍陳武等議曰南越朝鮮擁兵阻院選端
觀望宜及士民樂用征討逆黨以一封疆孝
文曰朕能任衣冠念不到此會呂氏之亂誤
居正位常戰慄恐事之不終且兵凶器
雖克所爾動亦耗病謂百姓遠方何今匈奴
內侵邊吏無功邊民父子荷兵日久朕常為

動心傷痛無日忘之願且堅邊設侯結和通
使休寧北陸為功多矣且無議策故百姓無
內外之繇得息肩於田畝天下甯盛粟至十
餘錢予謂孝文之仁德如此與武帝躋武寤
兵為膏環不侔矣然班史略不及此事資治
通鑑亦不編入使其事不甚暴白惜哉

立為代王

宋祁曰越本立字下有子恒二字

夏啟以光

宋祁曰江南水滸文張晏曰下有橫謂無思

不服庚更也更更言去諸侯而即帝位也二
十字

代王笑謂宋昌曰

小宋版本無曰字

閏月已酉入代邸

劉歆曰已酉去誅諸呂三十七日矣

子知等皆非孝惠皇帝子

師古曰不詳其有爵位故總謂之子

宋初曰注文不詳南本作不許為長若云不
詳其有爵位則高后元年已封三王二侯而
知又非帝非不詳也

不敢忽

師古曰忽
怠忘也

劉歆曰忽言輕易也

夜拜宋昌為衛將軍領南北軍

刊誤補遺曰南北軍以衛尉中分掌其事胡
廣曰衛尉徹巡宮中執金吾徹巡宮外相為
表裏李揆亦曰南北軍本以相制二者固不
可總而一之也文帝即位拜宋昌為衛將軍
領南北軍似未究當時置軍之意至二年乃
以鄴況為衛尉據南軍而中尉不陰人豈昌
以衛將軍仍統北軍耶十四年紀書中尉周

舍為衛將軍擊胡百官表亦載舍是年為中尉然不載其自中尉為衛將軍事意中尉衛將軍名雖除而職統北軍則一故史略其事耳

制詔丞相太尉御史大夫

習學記言曰秦始皇始有制詔而漢因之蓋示人主夸大威服之勢非古人所謂言曰從王言惟作命之意也王通曰詔其見王者之志通所謂詔者以秦為非耶以為是耶若言不足以見志而必有待於詔則盤庚說命禡

矣 宋祁曰景德本無制詔二字

醺五日

宋祁曰醺南本浙本並作醺

呂彥欲為不善

宋祁曰呂彥南本浙本無呂字

典客揭奪呂祿印

宋祁曰呂祿南本浙本無呂字

上帝神明未歆饗也

宋祁曰南本浙本無也字

而專於子

宋祁曰越本專作傳

今聞吏稟當受鬻者或以陳粟

師古曰鬻音淳糜也淳溺也音女

反教

小宋板本注文無溺也二字

不稱者督之

刊誤補遺曰師古曰督謂察視責罰也丙吉傳坐養皇曾孫不謹督笞師古曰督謂察視之按督有兩義西域傳督祭烏孫康居諸外國此用督察為義晉令曰應受杖而體有瘡者督之此蓋決罰之名顏注丙吉傳但云察

視非也於文紀亦知其為責罰復兼察視為
言持兩端何哉隋志載梁杖督之制云督罰
大罪無過五十三小者二十宇文周定五
刑曰杖鞭徒流死徒流之制鞭笞並用笞者
笞其臀鞭者鞭其背魏明帝改罰金之令婦
人加笞者從督例以其露形體也隋去鞭刑
謂鞭之為用殘剥膚體前世鞭笞之刑蓋如
此而杖督在鞭笞之外比之為輕笞用竹鞭
用生熟革而杖則用荆而已鞭至殘肌膚笞
至露形體而杖督則不至此殆書所謂朴刑

而宋子罕親執以扶筮者幾是邪然則督為
決罰之名由漢以來用之梁陳猶爾也唐因
隋舊凡督罰鞭杖之制併廢不用顏氏有不
及知故言督以察視為義而已說文督殺二
文同篤音督察也殺擊物也蓋古字少故即
以督為殺

尊昌為衛將軍

師古曰尊高也而其官秩

小宋板本無官字

為吏及詔所止者遣太子

李奇曰詔所止時以恩愛見留者

小宋板本及元大德本留下無者字

故惘然舍外人之有非
蘇林曰惘寢

宋初曰蘇林注文惘字下當有然字

又飭兵厚衛師古曰飭

小宋叔本作音勅字讀與教同

餘皆以給傳置

宋初曰傳傳舍置廡置接廣雅云置驛也

其開籍田唐切曰古者天子耕籍田千畝為天

籍借也借民力以治之以奉宗廟且以勸率天

下使務農也臣瓚曰景帝詔曰朕親耕后親桑

義不得以故借為親也
毛詩載芟疏曰凡言典籍者謂作事設法書

而記之或復追述前言號為典法此籍田在于公地歲三耕墾此乃當時之事何故以籍為名若以事載典籍即名籍田則天下之事無非籍矣何獨於此偏得籍名曠見親耕之言即云不得假借豈籍田千畝者天子親耕之乎

誹謗之木

馬竊中華古今注曰程雅問曰堯設誹謗之木何也答曰今之華木也以橫木交柱頭狀如華也形如桔槔大路交衝巷施馬或謂之

表木以表王者納諫也亦以表識衢路秦乃
除之漢始復脩焉今西京謂之交午柱也

民或祝詛上以相約

劉攽曰祝詛上以相約漢俗如此猶後漢傳
云不直者不敢祝少賔也故吏得以為大逆
上幸甘泉

宋祁曰注文賜以酒食帛菑越本無酒菑二
字

與王與居去來者亦赦之

劉攽曰高帝詔曰與館居去來歸者亦赦之

今此文亦當云與王與居居去來者救之蓋
脫一居字也

作額成廟

中華古今注曰額成廟有三玉鼎二真金鑪
槐樹悉為扶老幼擱畫雲龍角座於其上也

除盜鑄錢令庶幼曰聽
救民鑄也

小宋板本放作於

未央宮東闕果惡災

程大昌演繁露曰前世載果惡之制凡五出
鄭康成引漢闕以明古屏而謂其上刻為雲

氣蟲獸者是禮疏屏天子之廟飾也鄭之釋
曰屏謂之樹今浮思也刻之為雲氣蟲獸如
今廟上之為矣此其一也顏師古正本鄭說
兼屏闕言之而於闕闕加詳此其二也漢人
釋果為復釋果為思雖無其制而特附之義
曰臣朝居至果思下而復思劉熙釋名曰果
思在門外果復
也思思也臣將入請事於此復重思之也至王莽剷去漢陵之果
思曰使人無復思漢也此其三也崔豹古今
注依放鄭義而不能審知其詳遂析以為二
也闕自闕果思自果思其言曰漢西京果思

合板為之亦築土為之古今注曰果鬼屏之道象也臣朝居行至
門內屏外使應思惟果思復思也漢西京果
惠合板為之亦築土為之每門闕數舍前皆
有為於今郡國詳豹之意以築土者為闕以
廳前亦樹之
合板者為屏也至其釋闕又曰其上皆丹堊
其下皆畫雲氣仙靈奇禽異獸以昭示四方
此其四也唐蘇鶚謂為網戶其演義之言曰
果思字象形果浮也思絲也謂織絲之文輕
疏浮虛之貌蓋宮殿窻戶之間網也此其五
也五者雖參差不齊而其制其義互相發明
皆不可廢果思云者刻鏤物象著之板上取

其疏通連綴之狀而果懸然故曰浮懸也以
此刻鏤施于廟屏則其屏為疏屏施諸宮禁
之門則為某門果懸而在屏則為某屏果懸
覆諸宮寢闕周之上則為某闕之果懸非其
別有一物元無附著而獨名果懸也至其不
用合板鏤刻而結網代之以蒙冒戶牖使蟲
雀不得穿入則別名絲網凡此數者雖施真
之地不同而其果懸之所以為果懸則未始
或異也然鄭能指漢闕以明古屏而不能明
指屏闕之上孰者之謂果懸故崔約不能曉

解而析以為二顏師古又不敢堅決而著而
薰存之所以起議者之親也且豹謂合板為
之則是以刻縱而應果思之義矣若謂築土
析成直繪物象其上安得有輕疏罕思之象
乎況文帝時東閣果思嘗災矣若果盡諸寔
土之上火安得而災之也于是乃知顏師古
謂為連屏曲閣以覆垣墉者其說可據也崔
豹曰閣亦名觀謂其上可以觀覽則是顏謂
閣之有閣者審而可信閣既有閣則戶牖之
有果思其制又已明矣 日知錄曰果思字

雖以門其實屏也考工記匠人宮隅之制七
雉城隅之制九雉註宮隅城隅謂角浮思也
廣雅果思謂之屏越絕書丑門外果思者春
申君去吳假君所思慮也魚豢魏略黃初三
年兼諸門闕外果思參考諸書當從屏說又
五行志劉向以為東闕所以朝諸侯之門也
果思在其外諸侯之象也則其為屏明甚而
或在門內或在門外則制各不同耳 宋祁
曰江南本思作思

將軍薄昭死

宋初曰師古注文越本無自赦二字

除關無用傳

張晏曰傳信也若今過所也 容齋四筆曰
刑統衛禁律云不應度關而給過所若冒名
請過所而度者又云以過所與人又關津疏
設關謂判過所之處津直度人不判過所釋
名曰過所至關津以示之或曰傳傳轉也轉
移所在識以為信魏志倉慈為敦煌太守西
域雜胡欲詣洛者為封過所廷尉決事曰廣
平趙禮詣雒治病門人齎過所詣洛陽青禮

冒名渡津受一歲半刑蓋若今時公憑引據
之類 愚按鄭康成注司關云傳若今移過
所文書

今履身從事

小宋校本產作瘥注同

是謂本末者無以異也

劉敞曰謂殺當作為字

有司以歲時致禮

小宋校本致作置

後元年

黃氏曰抄曰衛獻公亡在外十二年而人稱
後元年出公亡在外四年復入亦稱後元年
漢文之稱後元其殆昉於此歟 宋初曰按
紀年通譜云史記文紀十七年書得玉杯曰
人主延壽於是天子更始為元年而不著後
字至班固則於此題後元年然則當時玉杯
冊中之異但稱元年耳史家追書後字以別初
元

間者數年比不登

辨惑曰齊王肥與諸侯書言呂后凡殺三趙

王文紀詔言間者數年比不登梁孝王傳云
十四年入朝何武傳曰孝成孝哀比世嗣公
孫賀傳曰丞相李蔡等三人比坐事死膠西
王端傳云端數犯法天子弗忍誅有司比再
請削其國夫比者連併之義耳而顏注皆訓
類似是而寔差殊

無有所隱

宋祁曰隱字下一有也字

以中大夫令免為車騎將軍

免史記作勉索隱曰顏遊秦以令是姓勉是

名為中大夫

次細柳

宋祁曰如淳注文長安字下一有園字
民得買爵

元大德本及虞山嚴氏校本買皆作賣

帝崩於未央宮

臣瓚曰帝年二十三即位即
位二十三年壽四十六也

愚按徐廣曰年四十七

朕之不明與嘉之其奚哀念之有

劉攽曰與請曰欲言得以天年供養於高廟
我之不明而蒙此款足可嘉也其奚哀念乎

劉敞同

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織七日釋服

劉敞曰文帝制此喪服斷自己葬之後其未葬之前則服斬衰漢諸帝自崩至葬有百餘日者未葬則服不除矣翟方進傳後母終既葬三十六日起視事此其證也說者遂以日易月又不通計葬之日皆大謬也攷之文帝意既葬除重服制大紅小紅所以漸即吉耳又此內有注云傳曰方進供養後母甚篤以身備漢相不敢踰國家之制 愚按服虔曰

織細布衣也。應劭曰：織者禫也。皆非鄭康成
間傳注云：黑經白緯曰織。孔疏云：戴德變除
禮文。

郎中令張武為復土將軍

周禮夏官小司徒疏曰：復土者，掘坎之時，掘
土外向下，棺之後反復此土，以為工。陵故云
復土也。

英霸陵

水經注曰：霸陵上有四出道，以渭水在長安
東南三十里。三輔黃圖：霸陵在長安城東。

七十里 元和郡縣志白虎原在萬年縣東
二十里亦謂之霸上漢文帝葬焉 雍錄文
帝嘗欲馳車下霸西峻坂因袁盎諫而止即
白虎原之西坡也帝樂其地遂即霸上丘陵
以為霸陵陵後又置縣是為霸陵縣也 王
琳野客叢談曰漢文帝遺詔霸陵山川因其
故無有所改示從儉也班固贊帝治霸陵皆
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為飾因其山不起墳
劉向亦曰文帝去墳薄葬以儉安神可謂知
矣觀晉索琳傳見後杜陵不佞無疑武帝多

歲金錢財物已見於貢禹所陳宣帝不得而
知然以貢禹杜陵宮人數百之言推之恐亦
未免惟文帝平生節儉人無間言臨終遺至
薄之制微至銅錫不以爲飾炳然載於史冊
以薄送終考晉愍帝紀建興二年盜發霸杜
陵及薄太后陵金玉綵帛不可勝計收其
餘以寔內庫可驗蓄積之多也是文帝之陵
果不免矣然而沈炯賦曰吐嗟隴山之阜悃
悵霸陵之原文若儉而無隳廢發掘其何言
鮑溶詩曰儉風本自張廷尉霸陵一代無毀

發白居易詩亦曰驪山脚下秦皇墓一朝盡
掘墳陵政可憐寶玉歸人間暫借泉中買身
衲奢者狼狽儉者存一凶一吉在眼前憑君
回首向南望漢文高葬霸陵原如炯白等所
言則霸陵初未嘗發也不知前說何紛紛如
此徐乾學讀禮通考曰宋沈鮑諸詠謂霸
陵初未嘗發不通以魏文帝終制有霸陵之
完功在釋之一語耳其實至晉始發詞人不
核實如此

有不便

宋祁曰便字下毅有者字

吳王詐病不朝賜以几杖

史通曰史記衛青傳復太史公曰蘇建嘗責
大將軍不為賢待士漢書孝文紀未其讀曰
吳王詐病不朝賜以几杖此則記之與傳並
所不書而史臣發言別出其事所謂假讚論
而自見者

張武等受賂金錢覺更加賞賜

諸史辨憲曰史記文帝紀云張武受賂金錢
事覺上發御府金錢賜之以媿其心彼受金

錢而復以金錢賜之可以為媿漢書但云更
加賞賜則泛而不明矣

景帝紀第五

劉歆曰景紀以御史大夫陶青為青翟襄平
侯相夫為嘉又言官有大鴻臚光祿大夫又
今三輔舉不如今者又載皇太后崩皆其錯
悞者不知班氏之譔或後世亡其書有遺補
之者

蓋聞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應劭曰始取天下
祖是也始治天下者為宗又帝稱高帝是也師
古曰應說非也祖始也始受命也宗尊也有德

尊可

劉歆曰廟說非也始受命者稱太祖耳有功者亦稱祖商祖甲是也

禹廟酎

西京雜記曰漢制宗廟八月飲酎用九醞太牢皇帝侍祠以正月且作酒八月成名曰酎
一曰九醞一曰醑酎

或祀饒廣薦草莽水泉利而不得徒用如淳曰燕

薦食曰

劉攽曰注康鹿食曰薦衍一曰字

四年 十月戊戌晦日有蝕之

劉攽曰此年紀事十月在年終誤

七年冬十一月庚寅晦日有蝕之春正月廢皇太子榮為臨江王

史記作七年冬廢栗太子為臨江王十二月

晦日有食之

大行奏謚誅策

師古曰大行大謚者本名與客後

人即與客之屬

改曰大行大謚者本名與客後

重者達大謚而輕者達大謚

改曰大行大謚者本名與客後

大行會武公卿表初元大行會武公卿表

改曰大行大謚者本名與客後

劉敞曰史記文景事最略漢書則頗有所錄
馬蓋班氏博采他書成之故于景帝世謂典
客為大鴻臚行人為大行由它書即武帝時
官記景帝世事班氏失于改耳然則改諸
官名在武帝世無疑非表誤也顏氏所疑下
文光祿大夫亦景帝所改乎 劉敞曰按景
十三王傳河間獻王熹猶云大行令奏謚則
非表誤也但官名改易未定故史于此追舉
最後官名耳武帝初大行王恢李息即大行
令也

中四年十月戊午日有蝕之

劉攽曰此年紀事十月在年終亦誤

車騎從者不稱其官衣服下吏出八閭巷亡吏
體者二千石上其官屬三輔舉不如法令者

劉攽曰此文參錯不序 又曰武帝時改主

爵中尉為右扶風主爵中尉初不治民也自
武帝以弄治民者惟左右內史此時亦未有

三輔此紀文誤耳

條侯周亞夫下獄死

愚按史記亞夫之死在中三年本紀世家同

春由奴入鴈門太守馮敬與戰死發車騎材官
走春以歲不登

愚按西見春字疑衍字

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紅者也
農事傷則饑之本也女紅害則寒之原也夫飢
害並至而能止為非者寡矣

因學紀聞曰本李克對魏文之侯之言藝文志

儒家李克七篇

二月癸酉葬陽陵

三輔黃圖陽陵山方百二十步高十丈 元

和郡縣志曰陽陵在咸陽縣東四十里 漢
舊儀安陵霸陵陽陵邑各萬戶徒民與長陵
等